

# 远去的战鼓——桃渚古城

□梁丽君文 / 摄

渚所无疑是咽喉所在,与其北的健跳所(今属三门县)及其南的海门卫相接,这时的桃渚所城还在下日城,与今天的桃渚城略隔了段距离。

四百多年前的某天,因为这个因素,终于发生了一场屠城悲剧。

公元1439年的四月(明正统四年),一样的春光明媚,也许一样的安宁如许,渔民准备出海,农夫在田间忙碌,女人在家中照料孩子,或者做着针线,也许还有些燕子,穿堂而过,呢喃低语,守城的兵士们也在享受着阳光明媚。远远的,海上四十艘大船驶来,还没能弄清楚状况,一帮人已经直驱而入,打破了安宁,直教天堂成了地狱。

那次的惨状,令人发指,叫人不忍回眸,据明人《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记载,倭入桃渚之后,“官庖民舍,焚劫一空。驱掠少壮,发掘坟墓,束缚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捕得孕妇,卜度男

女,视中否为胜负饮酒。荒淫秽恶,至有不可言者。”“积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萧条,过者陨涕。”毫无疑问,无戒备的军民,对寇寇来说掠夺就成了便捷的快餐和嚣张兽性的渠道,于是到了嘉靖中后期,倭患益炽。

惨剧之后,桃渚城搬去中旧城建造,由户部右侍郎焦宏亲自督造,明正德七年(1442)六月开始至次年建成,这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国保单位桃渚城。

转折点在公元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数千倭寇再度大举进犯桃渚,以桃渚等地为巢穴,桃渚城久被围困,危在旦夕。时任台州知府的谭纶和负责镇守浙东的都司参将戚继光自宁波来援,由谭纶守海门,断倭寇联络,戚继光亲自督战,围城七日七夜,桃渚军民奋勇抗击,并与抗倭名将戚继光里应外合,解桃渚城之围,击溃了倭寇主力,然后与谭纶会师,展开歼灭战。这股倭寇终于全军覆没。战后戚继光在城的东西两角建造了两座敌台,这是戚继光的军事创造,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建造的两座敌台,为此,临海人刑部郎中何宽于同年三月专门撰写了《桃渚新建敌台碑记》,勒之于石以纪其事。1564年(嘉靖四十二年)又进行了一次重修,桃渚城里村中至今还保存着一块刻有“嘉靖四十三年督造官柳应时、窑军杨彩”的城碑。嘉靖四十年(1561),戚继光依此在台州府城又修筑了13座空心敌台。此后,戚继光在桃渚等地九战九捷,彻底击败东海倭寇。

从此,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没有了战争,窝在群山怀抱的桃渚俨然成了一块世外桃源。近代又逃过文革浩劫,在明代东南沿海

修筑的四十一个抗倭卫所之中,桃渚城算是幸运、完整的了。

二、桃渚的历史印记。

战争过后的桃渚人中,不仅有当地居民,还夹杂了当时戚家军的兵士(据称这里的郎氏一族即为当年山东籍兵),一齐守护这座卫所。如今,桃渚城内的街巷仍然保持着明代的原始格局,东西向主街名为桃渚街,长370米、宽5.8米,贯穿东、西城,跟连通南门的 longest 巷道衙门路呈十字交叉,交叉点有古楼耸立,其它纤陌般条条小巷迂回曲折,间隔着鳞次栉比民居古建。六百年历史的化龙渠跟主街道平行,穿城东流。远处看,这是座古色古香的古代城堡。

江南气候潮湿又濒临东海,木结构的房屋已不容易保存,如今城内明代及清前期的建筑已经无存。明代的印记,却不是没有,后所山娘娘庙旁的佛号石柱、水浅而清冽的名泉井和黄衙井、化龙渠,山上的烽火台遗址,四处砌城的城砖、石块,也许都曾经经历了那段烽烟岁月。

清代中后期的建筑比比皆是,尽管目前情况堪忧,民国以前建造的桃渚民宅几乎是清一色的二层砖木结构,单层的房屋绝大多数均属附屋,在现有的众多民宅中,较有代表性的清代建筑有郎家里、郎德丰、柳宅和吴宅。

依建筑样式,吴宅与柳宅的年代应溯及明郎德丰,郎家里早些。高檐阶吴家的檐柱雕饰图案颇为丰富,但结构上却又保留着斜拱的做法,斜拱在台州临海一带为明末至康熙期间的建筑风格,乾隆以后基本不见。柳宅的建筑风格与郎德丰相似,雕饰也一样精彩,但雕饰的内容较郎德丰更为丰富些,另一方面与吴家一样仍保留着斜拱的做法。

郎家是桃渚的世家,桃渚乡间至今还保存着清道光三十年、光绪六年及民国三十四年刊刻的郎氏日宗谱。郎德丰大门中开。里面是完整的四合院,厢房与插翼的楼房契合,回廊与天井道地相通。每根廊柱上雕刻很是引人注目,还有嵌在墙上的各式镂空雕花,木质雕花,几何造型的别致与美感,怕是包豪斯大师也要学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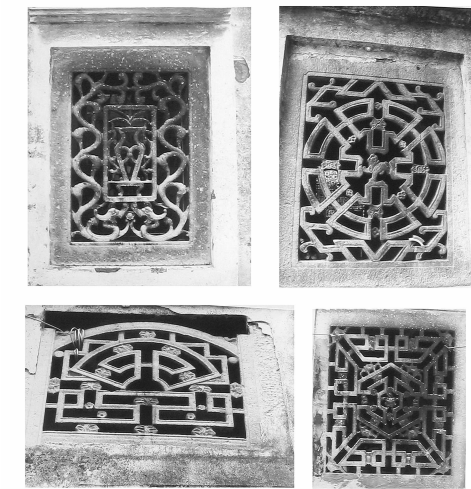
郎家里古宅的门楣上篆书刻着“勤俭家风”,两进台门,宽敞的四合院。画栋雕梁,飞檐翘角,各式窗花一如郎德丰。此次调研,我们就住在郎家里农家乐,老板娘真如阿嫂一样精打伶俐,完全秉承了家风。大灶烧出的饭菜清淡爽口,常常我们跟这两位大叔大婶对桌饮食,屋外很宁静,大叔每饭必自斟自饮家酿黄酒,我看到其乐融融的滋味,有时执意要我品尝,味道很好。

历史的印记还在延续,除了城中多处毛主席语录红字标语的闪现,自然的给予也在延续:有些房屋不然摇摇欲坠,萧然少人,不然就在低矮、阴暗中,隐约见一些驼背弯腰的迟缓身影,城与

人俱老,城里面是少有年轻人住了;人力所给予的也还在延续:南面城墙边,簇新瓦亮的三层水泥楼房连成一片,前后错落,这一角度已经不能够见到后面的老宅了。十年前的规划中,并不如此。

(桃渚城:1963年3月1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桃渚城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6月25日,桃渚城和台州府城同时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桃渚城中村石窗雕花。



吴家檐柱上端雕饰。



桃渚城全景。

据好事者统计,横店影视城一年杀十亿鬼子。这可不夸张,总之有投资商不停地投,有导演不停地拍,也有观众不厌其烦地看。其实,这也好理解,退回三代,这国仇家恨的,谁家没跟小鬼子结缘结仇啊!不过,随着那些极尽夸张的脑残抗日剧情被不断吐糟,抗日剧也陷入吃力不讨好的境地。

抗日情怀要如何去表达?回望历史的角度是否讨巧?这次《厨子戏子痞子》作了一次另类的尝试。

这部电影一开始,完全是颠覆啊!据传言,部分奔着抒发抗日情怀去的中老年观众,在电影院里,5分钟就梦游周公去了。待封闭的小客栈里,人格分裂般的主角们一登场,唱戏的唱戏,装疯的装疯,卖傻的卖傻,估计又得睡去一部分中老年观众。

不过,历史能够被人消化和记住,不是靠“编年体”,而是靠“纪传体”。所谓“纪传体”就是人物史是传记,就是故事就是演义。而《厨子戏子痞子》走的正是“纪传体”的偏锋,从抗日大背景深入,从小客栈小人物里浅出。由于影视效果的需要,前面半小时的情节通过艺术处理,事实上是略显夸张。但从四个主角在密室里的谈话开始,真相峰回路转后再解读之前的片段回放,很快让人有“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之感。之前的喜剧片段里,谈到烈烈和731部队的残忍逗趣,到了这儿才隐隐透出悲怆的意味。

其实当日本兵围楼,观众就绷紧了神经,生怕那四个聪明勇敢的燕京大学(北大前身)高材生中有人牺牲。日本兵敢死队和主角的那场PK,多被网友诟病,并将这情节和那些抗日奇侠剧中“手榴弹打飞机”、“徒手撕鬼子”的脑残剧情归为一类。其实不然,笔者觉得这个情节设计得挺冷静的。

敢死队是为了救出日本大佐,在没有摸清客栈的情况下,手持武士刀冲进大门。既然只是冷兵器,咱自负中国功夫以及占尽地理优势,厨子手起刀落和痞子配合默契,打得一小队鬼子落花流水,这个样的情节不算夸张,随着亢奋的摇滚配乐,看得人热血沸腾。不过等到第二纵队扛着枪过来时,形势就急转直下了,几声冷枪,厨子和痞子立马倒地不起,连招都没过呢。这样的情节设置,其实非常符合当时中国和日本对峙的情况,占着地理优势,冷兵器咱不怯场,但比枪支弹药起来就弱了。

而且导演的视野还是拉得比较全的。仅中国方面,这边是主角们舍生取义的抗日情怀,大气坦荡。那边也有不少笔墨描绘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纠察队三贱客”,如梁小丑一般奴相毕露。而小鬼子的残暴,自负单独通过几场有冲击力的戏拎出来讲了。却也通过日本大佐临死前和主角们的智慧较量,也体现了一抹模糊了国界的惺惺相惜之情。再到敢死队队员们从容的剖腹仪式,从侧面肯定了大和民族某种值得敬佩的硬气。

纵观整部影片,从一开始讲日本研究虎烈拉,祸害中国民众,却也逃不过传染给自己的悲剧;到双方争夺变异虎烈拉解药(大佐)的各种斗智斗勇;再到最后,由主角们最终置之死地而后生,将解药掺进棉絮顺风飘向进城里,解救了千万中国民众,其实也包括那些染病的日本兵。私以为,整部电影想强调的其实是和平主题,对所有生命的尊重,最后升华了“战争只会导致两败俱伤”的终极主题。

最后,在“长亭外、古道边”的歌声中,影片以黑白照片的方式,回忆了四位主角和那位日本女军官在学生时期的种种美好。忒文艺了,不巧又戳中笔者泪点,可惜的是很多观众离场太早,错过了最后那么骚情的一段。当然,让人回味无穷的还属黄渤那段自创的艳舞,完全戳中笑穴,这哥们,演起疯子来让人拍案叫绝啊。

这部戏,前面如戏剧般夸张荒诞,中间又如正剧般严肃正经,最后又穿插一段文艺片的煽情。风格迥异,就像精神分裂。又有风格,又看得人神清气爽的,不愧是管虎导的戏。三大影帝的魔戏也让人过足了瘾,太精彩了!能看到演技在碰撞,滋滋滋地火花四溅着。再叹一声:黄渤兄,华华哥,两位能再二点不……

## 峰回路转的抗日情怀

观《厨子戏子痞子》有感

□郁熳



## 著名唐代文学研究学者霍松林欲将郑虔长诗碑录入文集——

# 不曾遗忘的足迹

□本报见习记者 黄信倍

3月29日上午,一封来自陕西西安师范大学博导、杜诗研究学会会长霍松林的信件,让我市郑广文纪念馆的老馆长王晚霞再次陷入二十多年前的回忆。来信中,霍松林恳请王晚霞速把郑虔墓前专家签名的长诗碑照片等材料寄给他,准备编目出版存史,将此收入个人文集。

一说这块长诗碑,1990年的那场盛会,王晚霞依旧历历在目。1990年初,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会后部分代表,包括日本及大陆与港台地区的学者等二十多人,应我市政府的邀请,于当年11月专程赴台州地区访问考察。学者们访问了郑广文纪念馆,拜谒了郑虔墓,并与临海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浙东之行让学者们对郑虔晚年台州生活的资料,更觉得珍贵。时任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秘书长、中华书局总编、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的傅璇琮先生对王晚霞所做的郑虔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郑虔研究是中国唐代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他说:“如果只凭过去熟知的一般性记载,那么对郑虔的了解,也只到他贬官时为止,最多只从杜甫的诗篇中得知有那么一位好友对他的怀念。如果没有《郑虔研究》及续集提供的材料,则郑虔到台州以后许多生动的事迹,则哑巴吃黄连。”

在当年的郑虔史迹报告会上,学者们踊跃发言。时任台湾东海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杨承祖代表台湾参加唐代文学研究会的六位教授发言,他认为台州的父老兄弟对郑广文先生的这种怀念——有祠堂、墓,修得这样好,是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应抱的态度,是值得敬佩的。时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罗宗涛发言说:“这次台湾来的学者,除了我个人以外,都是在台湾地区的学术界最高水平的学者。日本的也一样,都是国内一流的学者。不远而来,一方面是

受到先哲郑广文的感召,同时也受到郑广文的流风遗韵之下的同胞们的一份诚信厚爱。”时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的霍松林会上也对台州人民对郑虔史迹的收集、郑虔墓的修复、郑虔纪念馆的修建所做的巨大贡献表示感谢,并且,会后由他代表全体团员为郑虔墓前的长诗碑撰诗并书:

五洲硕彦拜孤坟,远隔犹垂垂世勒。  
忧国竟遭庖厨弃,化民终见蕙兰芬。  
一杯难觅苏司业,三绝岂忘郑广文。  
莫叹才名误俊俊,甘棠常护海隅云。  
诗后附30余位中外著名学者签名。

因为当年的这场盛会,让国内外的知名学者知道了我市学者对郑虔的研究和重视,为郑虔研究开拓了一个更广阔的信息平台。时任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的兴膳宏教授在回国之后,将其老师日本京都大学已故教授吉川幸次郎的著作《杜诗论集》寄赠郑广文纪念馆。为了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纪念馆将其中一篇《杜甫与郑虔》译成中文。吉川幸次郎是一位杰出的中国文学研究家,在文中对杜甫与郑虔的经历、交往有着深入的研究,并有独到的观点。一直致力于唐代文献的辑佚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与王晚霞认识后,深为她对郑虔研究的执着、认真而感动,每当读书中发现新的材料,都会立即抄录给她。一次,陈尚君发现香港一位研究古文的学者饶宗颐在书里写到敦煌有一封郑虔的书札,就将这个信息告诉了王晚霞。最后,经过不懈地努力,王晚霞拿到了该书札的影印本,将郑虔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度。

从回忆中走出,王晚霞立即与全馆工作人员忙碌起来,忙碌数日,于4月2日下午将相关照片、复印件、简介等共10件资料交给邮递员,也将新的希望寄出。

## 著名画家莫振先生精品画展



应市科协作家协会的邀请,著名画家莫振来我市进行作画艺术交流。据了解,莫振系山东人,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唐庚西工作室画家,善画花鸟山水,其作品多次在全国大展中获奖。从4月11至17日,在市科协作家协会艺术沙龙与我市绘画爱好切磋交流,并展出作品60多幅。图为莫振正在为我市绘画艺术爱好者现场作画。

胡学明摄